

莊子集解

莊子集解二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內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自有形外之符驗也

魯有兀者王駘

李云則足曰兀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郭云弟子多常

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

釋文常季或云

孔子弟子或云魯賢人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弟子皆有所得

固有不

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

宣云默化也

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

兀也直後而未往耳

直特也未及往從

兀將以爲師而況不如兀者乎

奚假魯國

何但假借魯之一邦

兀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

而王先生

言居然王

其與庸亦遠矣

固當與庸人相遠

若然者其用心

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其人與變俱故死生不變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

審乎无假而不與

物遷

郭慶藩云假是瑕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无瑕謂審乎己之無可瑕疵斯任物自遷而無役於物也左傳傳瑕

鄭世家作甫假

禮檀弓公肩假漢書人表作公肩瑕以假形近易致互誤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宣

宰物化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執其樞紐

本一身而世

俗異視之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皆天地間一物

夫若然者且

不知耳目之所宜

耳目之宜於聲色彼若冥然無所知

而游心於德之和

郭云放

德之閒而曠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宣云視萬物爲一致無有得喪視喪

然無不適也

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

言驗但能修己耳

以其知得其心

真知其

得還吾

以其心得其常心

又以吾心理悟得古今常然之心理

物何爲最之哉

心理

也眾人何爲羣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

眾而從之哉

眾止

成云鑑照也

宣云水不求鑑而人自來鑑唯自止故能止眾之求止者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

也在句

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郭云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人故凡

不正者皆來求正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美於大聖而趨之成云人頭在上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人爲上首呼木爲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下首草木傍首蟲獸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宣云舜能正己之性而物性自皆受正夫保始之徵命於何徵驗不懼之實勇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崔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軍

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

猶若此

將求功名而能自必者猶可如此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

成云綱維二儀苞載宇宙直

寓六骸

宣云直猶特以六骸爲吾寄寓成云六骸身首四肢也

象耳目

宣云以耳目爲吾迹象

一知

之所知

上知謂智下知謂境純一無二

而心未嘗死者乎

宣云得其常心不以死生變

彼且

擇日而登假

假徐音遐宣云曲禮天王登假此借言遠世立擇日猶言指日案言若黃帝之遊於太清

人

則從是也

宣云人自不能舍之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因常季疑駘有動眾之意故答之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維篇作舊人

子產謂

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郭云差與別者並行

其明日又

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郭云賢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

且子見執

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執政子產自稱違避也齊同也斥其不遜讓

申徒嘉曰先生

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言伯昏先生之門以道德相高固自以執政自多如此者哉

子而

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子乃悅愛子之執政而致居人後者也

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无過

止猶集也明鏡今無塵親賢無過

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宣云取大求廣見識案取

大猶言引重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既已殘形

猶與堯爭善

宣云堯乃善之至者故以爲言

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宣云計子之素行必有過而後致兀尙不足自反邪

申徒嘉曰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狀猶顯白也自顯言

其罪過以爲不至亡足者多矣不顯言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惟有德者能之

宣云以兀爲自然之命而不介意非有德者不能

遊於羿之彀中

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上二中如字下二中作仲反以羿彀喻刑網言同居刑網之中

孰能自信無過其不爲刑罰所加亦命之偶值耳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

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郭云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不知先生

之洗我以善邪

以善道淨我心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

兀者也

未聞先生以殘形見愜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

以道德相友

而子索

我於形骸之外

以形迹相繩

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无

乃稱

蹇然起謝乃者猶言如此子無乃稱謂子毋如此言也

魯有兀者叔山无趾

李云叔山氏宣云無足趾遂爲號

踵見仲尼

崔云無趾故踵行

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

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宣云

於足者不在形骸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

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

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

宣云徑去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

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前惡虧德求學以補之況無惡行而

全德

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

爲

俞云實實猶頻頻也實聲頻聲之字古相通廣雅釋訓頻頻比也郭云怪其方復學於老聃

彼且斲以詼

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

李云詼詭奇異也案呂覽傷樂

篇作詭詭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斲期同言彼期以異人之名聞於天下不知至人之於名觀猶己之桎梏邪老聃曰

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

可乎

言生死是非可通爲一何不使以死生是非爲一條貫者解其迷惑庶幾可乎

无趾曰天刑之安

可解言其根器如此天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釋文惡醜李云云哀駘醜貌它其名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

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

已矣

未嘗先人感而後應

无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宣云濟猶拯也

无聚祿以

望人之腹

李楨云說文望月滿也腹滿爲飽隨月滿爲望故以疑之

又以惡駘天下

非以美動人

和而不唱

未嘗招引人

知不出乎四域

知名不出四境之遠

且而雌雄合乎前

宣云婦人丈夫皆來親之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

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

郭云未經月已覺其

有遠處

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无宰寡人傳國焉

成云國无良宰傳以

國政釋文

悶然而後應

悶然不合於其意而後應焉

汜而若辭

汜然不係於其心而若辭

焉寡人醜乎

李云醜慙也

卒授之國无幾何也去寡人而行

成云俄頃之間

逃遁

而去寡人卹焉若有亡也

宣云卹憂貌

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

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

釋文狔本又作狔

豚郭注

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

釋文眴本亦作瞬司馬云驚貌

食乳也

阻恂然棄而走眴恂並粵之段借說文粵驚

辭也始就其母食少焉覺其死皆驚走也

類焉爾

郭云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不顧見己而驚疑又不得其

生之氣類

而走也案言狔子以母之不顧見己而驚疑

成云使其

而捨去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郭云髮考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髮將安施成

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髮資

云髮者武飾之具武王爲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肩使車

所資無武則髮無所資以喻無

神則形無所愛也

李云資送也

別者之屨无爲愛之

釋文爲于

愛履者爲

皆无其本矣

髮本於武

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

耳御女不加修

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匹夫取妻休止於外官不役之使其形逸

形全猶足以爲爾

上二事皆全其形

而況全德之人乎

宣云德全則有本人豈能不愛

乎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

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成云並事

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

日夜相代乎前

語又見齊物論篇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

宣云雖有智者不能詰所自始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

成云滑亂也郭云靈府精

神之宅宣云惟其如是故當任其白然不足

以滑吾之天和不可以擾吾之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

於兌使日夜无卻而與物爲春

李云兌悅也卻間也宣云使和豫之氣流通不失吾怡悅之性

日夜無一息間隙隨物所在同遊於春和之中

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宣云是四時不

之春無有間斷乃接續而生時於心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

盛也

郭云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

其可以爲法也

郭云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

內保之而

外不蕩也

蕩動也內保其明外不動於物

德者成和之修也

宣云修太和之道既成乃名爲德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含德之厚人樂親之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

成云執持綱紀憂於兆庶飲食教誨恐其

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

宣云孔子之言哀貽它者

恐吾無其

寶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跂支離无脰

成云闔曲也謂擊曲企踵而行脰脰也謂支體拆裂偏僂殘病復無脰也釋文脰徐市軫反又

音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上說言說下說音悅其下同釋文脰

頸也李云肩肩肱小貌李楨云攷工梓人文數目願脰注云願

長脰貌與肩肩義合知肩是省借本字當作願案衛君悅之願

視全人之脰反 甕瓮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

肩肩

說文癭癭也李云云甕瓮大癭貌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總上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

謂誠忘

形宜忘德不宜忘反是乃真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

遊心於虛

而知爲華

智慧運動

而生

支孽約爲膠

禮信約束而相膠固

德爲接

廣樹德意以相交接

工爲商

工巧化居聖以通商賈

人不謀惡用知

心無圖謀故不用智

不斲惡用膠

質不彫琢何須約束

无喪惡用德

德之言得也本無喪失何用以德相招引

不貨惡用商

不貴貨物無須通商

四者天鬻也天鬻

者天食也

釋文鬻養也知約德工四者天所以養者也天養者天所以食之也

既受食於天又惡

用人

既受食於天矣則當全其自熱不用以人爲難之

有人之形无人之情

屏絕情感

有人

之形故羣於人

成云和光混迹

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絕是非之端眇

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崔云類同於人所以爲小情合於天

誓高貌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成云虛通之道爲之

相貌自然之理遺其形質

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无情莊子

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宣云言惠子先誤認情字案郭以是非承上言非

吾所謂无情者

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宣云本生之理不以

人爲加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成云若不資益生道何以有其身乎

莊子曰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身

者如此

今子外乎子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成云槁梧夾膝几也言惠子疏外神識勞

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

隱几而談說形勞心倦疲怠而瞑

天選子之形選解如孟子選

子以堅白鳴

言子以此自鳴與公孫龍堅白之論何異齊物論所謂以堅白之昧終也解見前

內篇

大宗師第六

本篇云人猶效之效之言師也又云吾師乎吾師乎以道爲師也宗者主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

凡物

皆自然而生則當順其自然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

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兩其知音智不強知則智得所養郭

云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雖盛美猶有患累

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薄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雖然有患云

不若忘知而任獨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成云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庸詎知吾所謂天之

知亦待奪無常唯當境知兩忘然後無患

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平

成云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即人謂人即

天所謂吾者莊生自稱此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郭云有真人則混合天人混同物我也

知皆得其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虛懷任物雖寡少不逆忤不雄成

不以成不謀士

成云虛夷而士眾自歸非謀讓招致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

得也

成云天時已過留無悔吝之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

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危難生死不以介懷其能登至於道非世之所

爲知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成云絕思想故寢寐寂泊其覺無憂

郭云隨所寢而安其

食不甘

成云不耽滋味

其息深深

李云內息之貌

眞人之息以踵

成云踵足根宣云呼吸通

於湧

眾人之息以喉

宣云止於厭會之際

屈服者其嗑言若哇

屈服謂謙論爲人所

屈嗑喉咽也嗑聲之未出言聲之已出

其膏欲深者其天機淺

情欲深重機神淺鈍

情欲深重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郭云與化爲體

其出不訢其

機神淺鈍

入不距

釋文距本又作拒李云欣出則營生拒入則惡死

脩然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宣云知生之源任死之歸 受而喜之

成云脩然無係兒

忘而復之

宣云忘其死而復歸於天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

常自得

助天是之謂眞人

郭云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減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

爲也

宣云猶領也

若然者其心志

宣云志當作忘無思

其容寂

宣云猶領也

淒然似秋煖然似春

郭云殺物非爲威生物非爲仁

四時

宣云喜怒哀樂無心如四時之運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宣云喜怒哀樂無心如四時之運

其極

莫窮其極

故聖

人

故聖人

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崔云亡敵國而得其人心

利澤施於萬物不

爲愛人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不求通物而物有親非情自通爲聖人

仁也

至仁則無私親

天時非賢也

宣云擇時而動有計較成敗之心

利害不通非君子

也

利害不觀其通故有趨避

行名失己非士也

成云必所行求名而亡身不

眞非役人也

宣云徒棄其身而無當眞性爲世所役非能役人

若狐不偕

成云性狐字不偕堯時賢

人不受堯讓

務光

成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負石自沈於廬水

伯夷叔齊

箕子胥餘

司馬云胥餘箕子名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

紀他

成云湯時逸人聞湯讓務光恐

及乎已遂將弟子蹈於竅水

申徒狄

釋文殿時人負石自沈於河

是役人之

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郭云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宣云爲人用快人意與

眞性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

郭云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俞云郭注非也此言其狀非言其德

義讀爲戕天道篇而狀義然卽義然也朋讀爲朋易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无咎是也義而不朋言其狀義然高大

而不崩壞也

若不足而不承

豈云卑以自牧
而非居人下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云王

船特立不羣也崔云鳳棧也李楨云鳳是孤借字釋地鳳竹釋
文本又作孤此孤鳳通作之證孤特者方而有棧故字亦借鳳

鳳之與乎其屬與張乎其虛對文與當是趙
之借字說文趙安行也案不堅謂不固執 張乎其虛而不華

也。成二張廣大貌。案廓然清虛而不浮華。邴邴乎其似喜乎。

問云兩兩喜貌郭云
至人無喜暢然和適

故似崔乎其不得已乎

向云崔動貌成云
關先唱故不得已

迫而後動非
而應之也 溜乎進

我色也

簡文云濤聚也
光澤言和澤之

宣云水聚則有
色令人可親

與乎止我德也

與相接
意宜云

竟聞之德
使我歸止

厲乎其似世乎

崔本屬作廣當從之俞云世乃秦之借字廣與泰義相應郭慶藩云厲庶

古通借秦字作大
世大古亦通借

警乎其未可制也

成云：奮然高遠超連乎其

似好閑也

李云連綿長貌郭云綿邈深遠莫見其門
或云默如關閉不聞見也釋文好呼報反

悦乎忘其

言也

釋文悅忘本反成云悅無心貌以上以刑爲體郭云刑者言真人德行下明其利物爲政之方治之體非

爲我以禮爲翼

郭云禮者世所以自行非我制

以知爲時郭云知者時之勤非我唱

以德爲循

郭云德者自彼
所循非我作

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

郭云任治之自

以禮

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郭云順世所以

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

也知以應時不得已

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上

也

德之所在人人可至

我特與同登耳非自立異案無意於行自然而至故曰與有足

者至

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宣云人視眞人爲勤行不故其好

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成云既忘懷於美惡亦遺蕩於愛憎故

不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成云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

其一

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

成云同天人齊萬致與天而爲類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

成云雖天無彼我人而有是非唯

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

同勝負體此趣者可謂眞人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更以人與此物之情實無足係

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身知愛天而況卓然出於天者乎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宣云勢分勝乎己而身猶死之宣云效忠而況其真

乎身知愛君而況確然切於君者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涇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於江湖喻貪生懼死不如相忘於自然泉涸四語又見天運篇與其譽堯而非

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宣云此道字輕謂是非之道言譽堯非桀不如兩忘其道好生惡死不如兩忘

其累案二語又見外物篇下三字作閉其所譽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

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宣云純任自然所以善吾生也如是則死

亦不苦矣案六語又見後列子天瑞篇人胥知生之樂未知死之害知老之憊未知老之逸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夫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鳥也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昧者不知也舟可負山可移宣云造化默運而藏者猶謂在其故處藏大小有宜猶有所

遷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立物之大情也藏無大小各有

所宜然無不變之理宜云遷生於藏之過若悟天下之理非我
所得私而因而付之天下則此理隨在與我共之又烏所遷哉
此物理之實也案恆物之
人情猶言常物之通埋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耶 犯與犯同見范人形猶

不自喜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遷而皆存 宜云聖人全體

其身者 而此理已與天地 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

同流故曰皆存 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釋文妖本又作天成云壽天老少都不

足爲物師傳人放效之況混同萬 介懷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所嫌惡猶

物冥一變化爲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云 宣

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成云 可傳而不可受 郭云古今

恬然寂寞無爲也視之不見無形也 成云方寸獨悟可得也 自本自根 宣云

莫能受 而有之 可得而不可見 離於形色不可見也 成云老子云有

事物根本更無有爲道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成云老子云有

之根本者自本自根耳 伏義等帝也其神皆道神之 生天生地 成云老子

生神鬼神帝 下文言地居萬夷等鬼也 伏義等帝也其神皆道神之 生天生地 成云老子

以清地得一以寧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陰陽未判

是爲太極天地四方謂之六極成云道在太極之先不爲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爲深遠先天天地生而不爲

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釋文長丁丈反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

狶韋卽豕韋蓋古帝王也成云挈又作契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成云

也氣母元氣之母爲得至道故能成云北畫八卦演六爻調陰陽合元氣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斗爲眾

星綱維故曰維斗得至道故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

維持天地歷終始無差忒釋文崔坏作邳司馬云堪坏神名人而獸馮夷得之以

襲崐崙形淮南作欽負成云崐崙山神名襲入也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城隍有人也服

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溺死肩吾得之以處大山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成黃帝得之

以登雲天崔云黃帝得道而上天也顓頊得之以處玄宮李云顓頊高陽氏

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成云得道爲玄宮北方宮也月禺強得之立乎北極釋文

海外經云北方禺強黑身手足乘兩龍郭璞以爲水神西王母

人面鳥身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禺京是黃帝之孫也

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釋文山海經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嗜居

海水之涯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崔云少廣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彭祖得之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崔云彭祖壽七百歲或以爲仙不死傳說成云上自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年

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司馬云東維箕

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傳說一星在尾上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釋文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

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遜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案下引七事以明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李云葵

聲之誤也釋文偶徐音禹一云是婦人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

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

有聖人之道而无聖人之才

李云卜梁姓倚名宣云倚聰明看似子貢偶忘聰明似顏子也

吾

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守而不去與爲諱復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成云心既虛寂

萬境皆空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郭云物者朝夕所需切已難忘

成云天下疏遠易忘資身之物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

能外生

成云繫體離形坐忘我喪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成云死生一觀物我兼忘豁然如朝

陽初啟故謂之朝徹

宣云朝徹如平旦之清明

見一

朝徹而後能見獨而已見獨而後能无

古今

成云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故無古今之異

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宣云生死一也至

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

蘇輿云殺生二語申釋上文絕貪生

此則道在我矣

爲物无不將也无不迎也

之妄觀故曰殺生安性命之自然故

爲物无不將也无不迎也

成云不送

曰生生死生順受是不死不生也

成云將送也道之爲物極濟無

而送無不

方迎無窮之生送無量之死

无不毀也无不成也

郭嵩燾云

毀滅不迎而

其名爲搜靈搜靈也者搜而後成者也

孟子趙注

迎無不生

機迫也。物我生死之見迫於中，將迎成敗之機迫於外，而一無所動其心，乃謂之機。蓋置身紛紜蕃變交爭互觸之地，而心固寧焉，則幾於成矣。南伯子英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故，曰：機而後成。

子成云：副，貳也。宣云：文字是翰墨爲之，然文字非道，不過傳道

生者，故曰副墨。又對初作之文字言，則後之文字皆其學

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成云：羅洛誦之案謂連絡

絡同音借字，對古先讀書者言，故曰洛誦。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之孫占書先口授而後著之竹帛，故云然。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見解，瞻明聞之，聶許聶許小語聶許聞之，需役成云：需須役行

者，需役聞之，於謳釋文於音烏王云：謳歌謠也於謳聞之，玄冥

宣云：玄冥，寂寞之地。玄冥聞之，參寥宣云：參寥，空虛參寥聞之，疑始宣云：至於無

也。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崔云：淮南子祀作子承行

里云：淮南精神篇作子求，非求永字。經傳多互誤，抱朴子博喻篇子承歎天倫之偉，案据此下祀與字當互易，孰能以

无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

友矣

成云人起自虛無故以無爲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爲脊死最居後故以死爲尻死生雖異同乎一體能達

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

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

爲此拘拘也

成云子輿自歎司馬云拘拘體拘攣也

曲僂發背

成云僂僂曲上有腰背骨發露

五管

五藏之管向上頤隱於齊

同

肩高於頂句贅指天

李云句贅項椎其形似贅言其

上陰陽之氣有沴

郭云沴陵亂也同戾

其心閒而無事

宣云不以病擾心跼蹐而

鑑於井

成云跼蹐曳疾貌曳疾力行照臨於井

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

拘拘也

重歎之

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

无

子何惡浸假而化予之

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

司夜也雞疑是卵字之誤時夜卽雞也既化爲雞何又云因以求雞

惟難出於卵鷄出於彈故因卵以求時夜因彈以求鷄炙耳齊物論云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鷄炙與此文大同亦其明證

矣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鶚炙浸假而化子之

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以乘之豈更駕哉

郭云無往不可因無因不可

且夫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

縣解也

成云得者生也失者死也素養生主篇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

帝之縣解與此文證合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郭云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

且夫

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

子環而泣之

成云喘喘氣息急也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

叱令其妻避

无怛化

釋文

怛驚也勿驚將化人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爲

爲何將

奚以汝適

適往也

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王云取微蔑至賤

子來

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成云陰陽

造化何啻二親乎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彼陰陽悍不順宣云

近迫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

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六語又見大宗師篇 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

必且爲鑄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大冶鑄金匠 今一犯人之形而

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犯同范偶成爲人遂欣愛鄭重以爲異於

眾物則造化亦 必以爲不祥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 鼠肝蟲臂何關念慮 成然寐遽然覺 成然爲人寐也遽然長逝覺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

爲於无相爲 成云如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無心於相與無意於相爲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

旋無爲而相爲交 孰能登天游霧 宣云超於物外 撓挑无極 李云撓挑猶宛轉也

宛轉立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宣云不悅生不惡死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

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 崔云莫然定也閒頃也 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

之使子貢往侍事焉

成云供給喪事

或編曲

李云曲

或鼓琴相和而歌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

汝

而我猶爲人

成云

簡相和聲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

惡知禮意

是謂子貢

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之

修之

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

崔云命名也

彼何

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

成云方區域也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

人王引之云爲人猶言爲偶中肅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

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公食大夫禮注每曲揖及當碑揖

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爲人義而遊乎

同齊俗篇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尤其明證

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

成云氣聚而生贅疣贅附縣非所樂

以死爲決

疢潰癰

釋文疢胡亂反宣云疽屬成云氣散而死若疢癰決潰非所惜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先後之所在

宣云一氣循環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宣云即圓覺經地風水火四大合而成體

之說蓋視生偶然耳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宣云外身也視死偶然耳

反覆終始不知端

倪往來生死

莫知其極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

成云芒然無知

貌放任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

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眾人

之耳目哉

成云憤憤煩亂釋文觀示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成云方內方外

未知夫子

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

成云聖迹禮儀乃桎梏形性夫子既依方內是自然之理

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篇云天刑之安可解乎

雖然吾與汝共之

宣云己之所得不欲隱

子貢曰

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造詣也造乎水者魚之樂造乎道者

人之樂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釋文池本

亦作地案兩本並通魚得水則養給人得道則性定生性字通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

道術

宣云愈大則愈遠豈但養給生定而已

子貢曰敢問畸人

司馬云畸不耦也郭云問向所謂方

外而不偶於俗者安在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司馬云侔等也成云率其本性與自然之

理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宣云拘拘禮法不知性人之君子

矢之小人也案各本皆同疑複語無義當作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成云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

君子案不偶於俗即謂不偕於禮則人皆不然之故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文義甚明蘇興云以人之小人斷定畸人則琴

張孟孫輩皆非所取莊生豈真不知禮者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

哀无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

壹怪之郭陸成本喪字絕句李楨云文義未完蓋魯國三字當屬上句與應帝王篇功蓋天下義同釋言弁蓋也釋名

蓋加也並有高出其上之意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

言才以善處喪名蓋魯國也成云進過也宣云其唯簡之而不得宣云簡者略於事世俗

矣盡道過於知喪禮者夫已有所簡矣宣云然已無涕不戚不哀是已有所簡

哭泣居喪之事矣蘇興云二語泛言不屬孟孫氏說姚

云常人束於生死之情以爲哀痛簡之而不得
不知於性命之真已有所簡矣似較宣說爲優
孟孫氏不知所

以生不知所以死宣云生死付之自然此其進於知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成云

後死既一於死宣云願其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宣云願其

待其將來所不可知之化如此而已案死且方將化惡知不化

爲鬼物化也鼠肝蟲臂所不知之化也宣云四語正不知之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化總非我所能與吾特與汝其夢

未始覺者邪宣云未能若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彼孟孫氏

之形而不以孫之進於知也有旦宅而無情死成云旦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

損累其心姚云情實也言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乃猶言

本非實有死者姚云情實也言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如此人

哭亦哭已無容心蘇與云孟孫氏特覺句絕言我且也相與吾

汝皆夢而孟孫獨覺人哭亦哭是其隨人發哀且也相與吾

之耳矣姑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人每見吾暫有身則相與吾之

非吾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

厲同聲

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

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

未知魚鳥是覺那夢那抑今人之言魚鳥者是覺那夢那

造適

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宣云人但知笑爲適意不知當其忽造適

意之境心先喻之不及笑也及忽發爲笑

又是天機自動亦不及推排

而爲之是適與笑不自主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宣云由此

觀之凡事皆非己所及排冥冥中有排之者今但當安於所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空虛之天之一者耳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成云意而古之賢人郭云資者給濟之謂

意而

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成云必須己身服行亦復明言示物許

由曰而奚爲來軹

而汝也軹同只

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剝汝以是

非矣

宣云如加之以刑然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

成云恣睢縱任

也轉徙變化也案言汝既爲堯所誤何以遊乎逍遙放蕩縱任變化之境乎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

於其藩

宣云言雖不能遊途願涉其藩籬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

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

失其美

成云无莊古之美人爲聞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

據梁之失其力

成云據梁古之多力

人爲聞道守

故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成云黃帝有聖知亦爲聞道故能亡遺其知

皆在鑪捶

之間耳

釋文捶本又作錘成云鑪鑪也錘鍛也三人以聞道契真如器物假鑪冶打鍛以成用耳

庸詎知夫

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剿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宣云乘猶載也

黥剿則體不備息之補之復完成矣天今使我遇先生安知不使我載一成體以相隨邪

許由曰噫未可知

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

世而不爲仁

司馬云鑿碎也盧文弨云說文作鑿亦作鑿隸省作鑿成云素秋霜降碎落萬物非有心斷割而爲

義青春和氣生育萬物非有情恩愛而爲仁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成云萬象之前先有此道而日新不

窮案語

又見前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爲巧

成云天覆地載以道爲原眾形彫刻成資造化

同稟自然故

巧名斯滅

此所遊已

宣云應上遊

顏回曰同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同益矣曰何謂也曰同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同益矣曰何謂也曰同坐忘矣司馬云坐而自忘其身仲尼

蹇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成云墮毀廢也離形去知

宣云總上二句同於大通成云冥同大道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宣云無私

心化則无常也宣云無常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爾誠賢乎吾亦

願學極贊以進回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雨二日以往爲霖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崔云不任其聲也成云趨卒疾也子輿人曰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成云歌詩似有怨望故驚怪問其所由曰吾思乎使我至此

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

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知命所爲

順之而已

內篇應帝王第七 郭云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見齊物論

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

蒲衣子

釋文尸子云蒲衣入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卽被衣王倪之師也淮南子曰齧缺問道於被衣

蒲衣子

曰而乃今知之乎

汝有虞氏不及泰氏太昊伏羲也

有虞氏其

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非始出於非人

崔云懷仁心以結人也宣云非人者

物也有心要人猶繫於物是未能超出於物之外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司馬云徐徐安穩貌

于于無所知貌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

成云或馬或牛隨人呼召

其知情信

成云率其

真知情其德甚真

郭云任其自得故無偽

而未始入於非人

宣云渾同自然毫無物累

未始陷入於物之中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崔本無

日字云中始賢人也俞云日猶言日者也義見左文七年襄二十六年昭七年十九年傳

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己出經式義度

司馬云出行也王念孫云經式義度皆謂法也義讀爲侯古字通

人孰敢

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成云以己制物物喪其真是欺誑之德非實道

其於

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

涉海而鑿爲河

而使畜負山也夫聖人之知也

治外乎

用法是治外也

正而後行

正其性而後行化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李

確堅也宣云不強人以性之所難爲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

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成云矰網矰鼠小鼠神丘社壇宣云物尚有知如此

而曾二蟲之无

知曾是人无之無知不如二蟲乎

天根遊於殷陽

崔云地名

至蓼水之上

李云蓼水水名

適遭无名人而問焉

曰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俞云釋詰豫厭

也楚詞惜誦行婁直而不豫今王注豫厭也此怪天根之多問猶云何不憚煩也子方將與造物者爲

人人偶也詳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成云莽眇深遠案謂清虛之氣若鳥然以出

六極之外成云六極猶六合而遊无何有之鄉說見逍遙遊篇以處曠垠之野

崔云曠垠猶曠蕩也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帛徐音藝未詳何字崔本作爲當從

之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

私焉宣云不用我智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成云姓陽字子居案有人於此嚮疾强梁嚮

敏疾强敏疾强物徹疏明事物洞徹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

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保勞形怵心者也言此其學聖人如胥之易如技之係

胥徒供役治事技係若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

是爲技且曰虎豹之文來田以文猨狙之便捷執殣之狗來藉

所係也

司馬云藉繫也案微尚以能致繫二語亦見天地篇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曰

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成云聖人

功成不居似非己爲之化貨萬物而民弗恃宣云賞施也成云百姓謂不賴君之能有莫舉

名宣云似有無能名使物自喜成云物各自得立乎不測宣云所存者神而遊於无有

者也宣云行所無事

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黃帝篇云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

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或歲或月或旬日無不神驗鄭人見之皆棄

而走宣云惟恐言其不吉列子見之而心醉向云迷惑於其道也歸以告壺子列子作壺

邱子司馬云名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林鄭人列子師郭云謂季咸之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至又退於夫子成云與授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其妙理全未造實汝

固執文字謂言得道邪案列子既其文作無其文張湛注引向

秀云寶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無文相發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聖人之智必有感眾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郭云喻列子未懷道而以道與世亢必

信而汝也信讀曰伸言汝之道尙淺而夫故使人得而相女使人得而

人得而人得而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

焉宣云言無氣滅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

文列子注引向云塊然若土也萌乎不震不正俞云列子作罪乎不詭不止

云山貌震即詖之異文不詭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罪乎形

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萌止誤作正失其義矣據釋文崔

本作不詭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案列子注引向云不動

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

也是始見吾杜德機也成云杜塞也列子幾作幾下同嘗又與

來嘗亦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

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列子全作矣

吾見其杜權矣

宣云杜閉中覺有權變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列子注引向云天壤之中覆載之功

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案郭注地之作之地外作卵是誤字昔人謂郭竊向注始不然此類得毋近是乎

名實不

入郭注則下作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爲棄物矣

而機發

於踵宣云一段生機自踵而發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宣云善卽生意

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釋文側皆反本又作齋下同

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

示之以太沖莫勝

列子勝作朕當從之注引向云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案郭注莫見

其迹作故勝負莫得居其間也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宣云衡平也列子注引向云無往不平混然一之案

郭注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

此處三焉

列子鯢桓之審作鯢旋之潘張注以爲當作蟠云鯢大魚桓盤桓也蟠迴流也言大魚盤桓其水蟠迴而

114

清江上白雲出流瀉處多不同而玄黑無心一也

身不明日不與之見。空二。上。不知自今而後。空三。曰。逝之。死二。

進云、乃以幸室二、曰己波多己夕多吾吏乃七室三、曰純

吾見吾之宗主
委蛇

案列子委蛇作倚移義同

爲立厓後來字書亦因之而於古無有也類篇弟字下有徒回

王念孫云崔本是也訛何

古音摩隨古亦音徒何反 古義七于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故

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

而天隨卽謂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

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成云始

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道深自三年不出爲其妻爨向云道食豕如食人釋文食音配

也知未學於事无與親世事彫琢復朴成云彫琢華飾之務塊然獨以

其形立塊然無偶紛而封哉釋文紛而崔云亂貌哉崔本作戎云封

然而封戎六句人親一以是終宣云道無復加也引季咸壺子

朴立戎終各自爲韻事明帝王當虛己無爲立於不

測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智其取意微渺無倫以上引五事爲證

无爲名尸成云尸主也無无爲謀府無爲謀无爲事任郭云付

任无爲知主釋文知音智成云體盡无穷冥會無窮而遊无朕

崔云朕兆也成云朕迹盡其所受於天而无見得而無自以爲

得之亦虛而已郭云不虛則至人之用心若鏡郭云鑒物不將

不迎應而不藏成云將送也物感斯應應不以故能勝物而不

傷成云用心不勞故無損害此段正文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

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爲名

渾沌以合和爲貌儵忽譬有爲合和譬無爲崔云渾沌無孔竅也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

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郭云爲者敗之

此段喻意

莊子集解卷三

長沙 王先謙 益

外篇駢拇第八

蘇輿云駢拇下四篇多釋老子之義風自命固絕高觀天下篇可見四篇於申老外

別無精義蓋學莊者緣老爲之且文氣直衍無所發明亦不類內篇汪洋似詭王氏夫之姚氏翕皆疑外篇不出莊子最爲有見卽如此篇首云淫僻於仁義之行未復以淫僻仁義平列踏駁顯然且云余媿乎道德莊子焉肯爲此謙語乎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李云駢併也成云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枝指手有六指也

崔云侈過也案生而有之故曰出乎性德之言得也所得比人爲過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附故曰出乎形然過於自然之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成云方道術也案多術以施用仁義者以五性爲人所同有而

列於五藏以配五行然非道德之本然

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

樹无用之指也

樹立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

情實淫僻於仁義之

行

淫過也過說於正故曰淫僻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

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言自離朱諸人始也成云斧形

謂之黼兩己相背謂之黻五色青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煌煌眩目貌司馬云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鍼鋒孟子作離婁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

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釋文師曠晉大夫善音律能致鬼神史記云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郭云

生而有耳目者所聞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至也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

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枝於仁者謂標舉仁

義如枝生一指習史性優於仁義而性不長者爭慕之天下喧攘如黃如鼓以奉不能及之法式也曾史曾參史魚王念孫云塞與虛義不相類塞當爲率形近而誤擢率皆謂拔取之也廣雅率以也拔也方言作擢云取也南楚曰擢說文作擢云拔取也淮南倣眞篇俗世之學擢德撻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撻振撻物之毫芒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群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游心來擢拔吾性撻取吾情皆其證焉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游心

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做跬譽无用之言非平而楊墨是已

崔

用之語如瓦之繫繩之結也一云瓦當作丸案竄易文句游蕩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間也郭嵩燾云做謂勞敝也跬譽猶云累言半步爲跬司馬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跬譽者邀一時之近譽勞敝於有近譽無實用之言故謂之駢於辯楊朱墨翟稟性多辯故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

不失其性命之情

俞云上正字乃至字之誤

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跬

釋文跬其知反宣本作歧案跬歧同

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

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成云鳧小鴨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

非所續无所去憂也

宣云率其本然自無憂何待去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

人何其多憂也

蘇與云仁人宣本作仁義是郭注云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似所見本亦作

仁義此言仁義束縛使人失其常性而多憂患在宥篇愁其五藏以爲仁義卽此旨此緣下仁人而誤

且夫駢於

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

於數其於憂一也

駢者數不足枝者數有餘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司馬云蒿目亂也俞云蒿是瞻之段字玉篇瞻目明又望也是瞻爲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爲瞻然遠望故云然瞻與蒿

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白鳥翯翯孟子作鶴鶴文選景福殿賦作瞻瞻蒿之通瞻猶翯之通鶴與瞻矣

不仁之人

決性命之情而養富貴

決潰也如水之決隄而出情實饕貪也

故意仁義其非人

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蘇與云自三代以下者莊子有此文法肱篋在宥篇屢見

何其器

器也

成云器猶謹貼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

成云鈎繩直規圓

矩方皆損害本性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成云約束縛也侵傷其德 屈折

禮樂的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禮樂周旋是屈折也 俞

猶煦嫗假仁義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

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

釋文廣雅纆索也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

宣云誘然若有導以生者

同焉皆得而

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古今無二理不可以人爲損之

則仁義

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

連連

相續貌此導道德而斥仁義

夫小惑易方

迷於所向

大惑易性

失其真性

何以知其然

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俞云招舉也釋文撓亂也

天下莫不奔命於

仁義

奔馳以從之

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郭云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故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

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以名利易性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

殉天下

以家天下易性

故此數子者

蘇輿云數子猶言此數等人

事業不同名聲異

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

羊

釋文張揖云墻婢之子謂之臧崔本穀作穀云孺子曰穀

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

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釋文筴字又作策李云竹

簡也塞博之類也案策當讀如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

利於東陵之上

成云跖柳下惠從弟卒徒九千常爲巨盜東陵山名又云卽太山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

死其二入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

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

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則有之則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

跖與夷同

又惡取君子

小人於其間哉

宣云稱名何取相異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

非吾所謂臧也

釋文屬謂係屬成云臧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非

吾所謂臧也

釋文司馬云兪兒古之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膳兪兒和之以薑桂爲人主上食淮南云兪兒狄

牙嘗淄澠之水而別之

云兪兒黃帝時人狄牙則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一云兪兒亦齊人

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

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在

得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宣云此句疑言味而說任其性命之

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

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成云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

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者即物皆聰明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

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云

此舍己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

伯夷是同爲淫僻也郭云苟以失性爲淫僻雖所失之塗異其

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屠秋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莊子以全生爲大故於伯夷一流人深致不滿但

務光申徒狄諸人情事未詳當時或有可以不死之道至夷齊箕子所係至重不可一概而論此所見與聖人異也余愧

乎道德宣云謙詞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

也宣云莊子將仁義淫僻例視何有上下之目此上下二字就俗見言之案三代以來視道德甚尊而論仁義不分析韓非子混義於仁此文亦以仁義併入仁人內言之自孔孟書外罕能推見仁義之分者漆園固別有微指世儒亦無復深求昌黎原道一篇開宗明義獨舉仁義道德四字開示學人所以能拔出唐賢而上契古聖也

外篇馬蹄第九

蘇輿云老子云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通篇皆申此旨而終始以馬作喻亦莊子內篇所未有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齟草飲水翹足而陸

釋文崔本足作

尾司馬云陸跳也字書作陸陸馬健也郭慶藩云崔足作尾文選江賦注引亦作尾陸作陸云陸音六廣韻陸力竹切翹陸也

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雖極居處之壯麗非馬性所適也釋文義

徐音儀路正也大也崔云路寢正室俞云義儀古通儀臺猶及言容臺淮南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容臺行禮容之事

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

釋文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司馬云燒鐵

以煉之剔謂剪其毛郭

嵩云錐同烙謂印烙

連之以羈帶編之以阜棧釋文廣雅羈勒也帶丁邑

反崔云絆前後足也文選馬併督誅注引司馬云阜棧也棧若橋牀施之溼地也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

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司馬云櫛銜也箠謂加飾於馬也成云帶皮曰鞭無皮曰策

陶者

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釋文陶埴也崔云埴土也

匠人曰我善治

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

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

過也

其過與治天下者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

而食是謂同德

成云物各自足故同德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成云黨偏命名天自然也

宣云渾一無偏任天自在

蘇與云渾一無偏任天自在蘇與云渾一無偏任天自在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

與天爲一

崔云填填重遲

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

成云蹊徑隧道郭云

不求非望故止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宣云各就所居爲連屬

禽獸成羣草

木遂長

郭云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

攀援而闕郭云與物無害故物馴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

族聚也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

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郭云知則離道以善欲則離性以飾及至聖人蹙蹙爲仁

蹙蹙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李云蹙蹙蹙蹙皆用心爲仁義之貌澶漫爲樂摘僻爲

禮而天下始分矣李云澶漫猶縱逸也郭嵩燾云摘僻當作摘

之謂煩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成云純樸不殘全木

未彫也犧尊酒器刻爲牛首以祭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老子云

宗廟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老子云

有仁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成云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

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郭云此皆變樸爲華棄

矣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成云以仁義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

迹毀無爲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

迹毀無爲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

迹毀無爲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

迹毀無爲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

迹毀無爲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

迹毀無爲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

迹毀無爲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

迹毀無爲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

迹毀無爲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

迹毀無爲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

迹毀無爲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

則分背相踉

宣云馬之踉必向後故曰分背

馬知已此矣

馬所知止此矣李音智作

夫加之

以衡扼

釋文衡轅前橫木縛轡者扼又馬頸者也

齊之以月題

司馬云馬額上當如月形者也

而

馬知介倪闔扼鷙曼

李云介倪猶睥睨也闔曲也鷙抵也曼詭突也司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

詭

銜竊轡

成云詭銜吐出其勒竊轡盜脫籠頭

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

充其所知而態至於盜

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

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

司馬云赫胥上古帝王也案熙與嬉同以已通作

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企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匡正也縣企縣

舉而企及之

而民乃始踉跄好知

踉跄自矜好智行詐

爭歸於利不可止

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
篇
肱
篋
第十

將爲肱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

司馬云從旁開爲肱蘇輿云說文匱匣也俗加木作

權則必攝緘滕固局鐻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釋文廣雅云緘滕皆繩也李云局關

鐻鈕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鐻之

知音智

釋文三蒼云揭舉也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與也

邪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

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

李云耒耨耨鋤也

方二千餘里

闔四竟之內

成云闔合也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

嘗不法聖人哉

成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四爲邑又云五家爲比五

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元云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

然而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

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

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釋文自陳恒弑簡公之時數至莊子著書之日

其後人爲齊君者已歷十二世姚云自田常至王建十世上合桓子無字釐子乞爲十二世田氏自桓子始大故合言十二世

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

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

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施

崔云讀若拖或作施字施裂也淮南子曰萇弘鉞裂而死

子胥靡

釋文密池反崔云爛之於江中

故四子之

賢而身不免乎戮

郭云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使之敗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

則桀紂焉得守其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蘇與云聖法寄於刑賞而桀紂用法以戮賢

故盜跖之徒問

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成云何往非道

夫妄意室

中之藏

成云起妄心斟量商度有無必中

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

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

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

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

脣竭則齒寒

俞云此竭字當讀爲竭其尾之竭說文豕下云

酒薄而邯鄲圍

釋文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

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

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土夷而淵實聖人

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

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

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

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

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

成云鉤腰帶鉤也

竊國者爲諸侯諸侯

之門而仁義存焉

王引之云存焉當作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古書如此句法甚多

句誅侯爲顏門存爲顏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

則是非

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

成云逐隨也宣云揭舉也

竊仁義並斗

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之

止

斧鉞之威弗能

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

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

以明天下也

明示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

釋文猶義與鄰同

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倍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

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釋文殫盡也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

成云擢拔也釋

文鑠絕燒斷之也

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

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攬工

倕之指

李云麗折也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成云人師分內咸有其巧譬猶如網罟丸豈關

工

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

之德始玄同矣

成云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混同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

不鑠矣

崔云不消壞也

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

成云累髮患也

人含其知則

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

離朱皆外立其德

自得

而以燭亂天下者也

釋文三蒼云燭火光消也

法之

所无用也

宣云以正法言之皆當去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

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

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司馬云此十二氏皆古帝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

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

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

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

物無道以

之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

李云兔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郭嵩燾云說文率捕鳥畢也詩畢之鳥罟亦謂之畢李說

王念孫云鉤當作鈞
鈞卽鉤也釋文鈞鉤

妄改說詳讀書雜誌也今王作鍾行削格羅落置采之知多則歡亂於澤矣云

削之削格羅落皆所以逆要禽獸漢書鼂錯傳爲中周虎落

謂之宜覆謂之學學覆車也郭璞云今翻車知許漸壽龍滑堅

郭慶藩云荀子非十二子篇知而險議兵篇是漸之

欺詐也釋文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案頡點借字故天

下每每大亂

李云每每猶昏昏也

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

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

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燬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成云燬銷也墮壞也

惛冥之蟲

釋文惛冥謂無足蟲

肖翹之物

李云翹飛之物

莫不失其性

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

而悅夫役役之佞

李云種種謹繇貌役役鬼點貌

釋夫恬淡无爲而悅夫惛惛

之意惛惛已亂天下矣

郭云惛惛以己誨人也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文選譏靈運從宋公戲馬臺詩注引司馬云在察也育寬也蘇輿云

在不當訓察察之則罔治之矣在存也存諸心而不露是善非惡之迹以使民相安於渾沌正法篋篇含字之旨

在之

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淫過也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遷而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宣云又何昔堯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成云恬樂之

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成云愉夫不恬

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人大喜邪毗於陽

六怒邪毗於陰俞云喜屬陽怒屬陰毗陽毗陰言傷陰陽之和

同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成云

疾病豈非反傷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鷖崔云喬詰意不平卓鷖行不平也而後有盜跖曾史

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郭

其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

者何何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成云何何

謹詳也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

說音悅下同

說仁邪

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

是相於淫也

釋文相助也成云說禮乃助華浮技能說樂更說助宮商淫聲王夫之云與之偕而自失曰相

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

成云說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智計益是非之

疵病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

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繕卷槍囊而亂天下也

司馬云槍卷不申舒

之狀崔本倉作戕云戕喪猶槍擄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

直過也而去之邪

宣云豈但過時便任其去乎

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儔之

宣云乃奕世欣奉不能已如此

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

莅天下莫若无爲无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實以身於爲

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宣云貴愛其身

於爲天下內重而見外之輕此所以於天下無爲乃可以故君

爲天下之君也蘇與云身下兩於字當衍四語見老子

子苟能無解其五藏齊文解散也案駢拇篇多方無擢其聰明

擢猶拔也謂顯拔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不動而如神不言以聰明自詡也

又見天神動而天隨精神方動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司馬

運篇神動而天隨天機自赴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云炊

累猶動升也向郭云如埃塵之自動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案陽春和煦如萬物層累而炊熱之藏是藏之誤古字止作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藏安藏人心言人心無

市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成云撓人心排下而進上則降下稍

進則上下囚殺宣云上下之間係之若囚傷之若殺蘇與云其

亢上上下下囚殺亢上也如殺其排下也如囚殺則驕囚則儆

淖約柔乎剛強成云淖約柔弱也郭云廉剗彫琢其熱焦火其

寒凝冰廉剗彫琢其熱焦火其疾倏仰之

其心燥急則熱如焦火戰惕則寒如凝冰其疾倏仰之

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撫臨也喻其疾速其居也淵而靜宣云言其深伏其動也

其疾速其居也淵而靜其深伏其動也

縣而天

宣云言其飛浮

僨驕而不可係者

僨驕不可禁係

其唯人心乎昔者黃

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无胼脛无毛以養天下

之形

李云脫白肉

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郭慶藩云釋言

矜苦也矜其血氣猶孟子言苦其心志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

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

釋文峽本亦作危案古注夫字

下屬今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宣云不安其性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

成云桀跖行小人之行爲下曾史行君子之行爲上

而儒墨畢起

同時並起

於是乎喜怒相疑

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

德本立同而此

有迹

而性命爛漫矣

成云爛漫散亂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上窮其智

百姓不能供其求

於是乎鉞鋸制焉

釋文鉞音斤本亦作斤

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工匠以繩墨正木人君以禮法正人工匠以斤鋸椎鑿殘木人君以刑法殘人

天下脊脊大亂

釋文脊脊相殘

籍也案與罪在攫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俞云嵯巖當爲港文選

封禪文李注湛深也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

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釋文廣雅殊斷也崔云械夾頸及脛者皆

曰桁楊案相枕謂已死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

者相推相望言其多同噫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

接梏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柄也司馬云接梏械楔成云鑿孔也以物內孔中曰柄桁楊以

桎梏爲管桎梏以鑿柄爲用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向云嚆矢矢之鳴者字林云嚆

大呼郭云言曾史爲桀跖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

往見之釋文廣成子或云卽老子爾雅云北戴斗極爲空同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成云欲取陰陽精氣助成

五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

成云欲象陰陽設官分職遂順也

廣成子曰而所

欲問者物之質也

成云而汝也下同所問粗淺不過形質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宣云猶言朴散之餘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

司馬云族聚也未草聚而雨言澤少

木不待黃而落

司馬云殺氣多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宣云天地之氣凋喪如此而佞

人之心剪剪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成云汝是詔佞之人心甚狹劣李云剪剪淺短貌案剪與

同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

示潔淨

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請也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手而問曰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灑然而

起

灑然疾起貌

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无

勞女形无搖女精乃可以長生

宣云此言安外以養內也

目无所見耳无所

聞心无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

絕思慮

閉女外

止動

多知爲敗

宣云内外交引病在於知故總言之

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

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遂徑達也至人智照

如日月故名大明有感而動故曰遂於大明之

天地有官

宣云兩儀

分陰陽有藏

宣云互爲其根

慎守女身物將自壯

宣云物卽道也守身則道得其養將自成

也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

宣云二氣之和也

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未嘗衰

宣云形神相守長久之道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宣云與天

合廣成子曰來吾語女彼其物无窮而人皆以爲有終

道如循環然而

人以爲沒則已焉

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爲有極

道本無盡而人以爲有盡

得吾道

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雖見光明今已爲土壤

夫百昌

百物昌盛謂之百昌

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宣云人不知道與物何異

故余將去

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成云反歸冥寂之本人無窮之門應變天地之間遊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

成云參同也當我緡乎遠我昏乎釋

緡混合也郭嵩燾云緡昏字通緡亦昏也當我鄉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任人之向背一以無心應之

人其盡死

而我獨存乎

宣云與道不息

雲將東遊

初學記一引司馬云雲將雲之主帥

過扶搖之枝

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

而適遭

鴻蒙

司馬云自然元氣也

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

成云拊拍也雀躍跳躍也

雲將見

之儻然止贇然立

李云儻自失貌贇不動貌

曰叟何人耶叟何爲此

司馬云叟長者

稱

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

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合地氣鬱結六氣不調

成云陰陽

風雨

晦明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

成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

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

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尊之曰天如黃帝之稱廣成子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

鴻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自得所求遊者執掌有

在掌言出遊也以觀无妄宣云真機之自動者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

自以爲猖狂而百姓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宣云謝今則

民之放也郭云爲民所放效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

天弗成成云亂天常道逆物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獸散其羣

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止本亦作昆意治人之過也釋文意

噫下同郭云有治之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宣云

迹亂之所由生也深僂僂乎歸矣成云僂僂輕舉貌勸令歸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

曰意心養唯心當養汝徒處无爲而物自化成云徒墮爾形體吐爾

聰明

成云身心兩忘

倫與物忘

人倫庶物皆泯其迹

大同乎泮溟

司馬云泮溟自然氣也宣云與

浩氣

解心釋神莫然无魂

宣云解其黏釋其縛成云魂好

萬物

同體

云云云云眾多也蘇與云案

各復其根

宣云皆得其无妄之真本

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宣云不開其知識

若彼知之乃是離

之

成云用知乃離自然之性

无問其名无闕其情

宣云物本無名我不問本無情不必闕物故

自生

成云任於獨化物得生理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

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

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爲心也

宣云言己超出於眾皆當從己也夫以

出於眾爲心者曷嘗出乎眾哉

非果能超出於眾也

因眾以靈所聞不如

眾技眾矣

並無獨見但因聞眾論遂執一而安之則反不如能集眾技者之信爲眾矣

而欲爲人之

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宣云然且欲以己見聖知仁義爲利而不見其害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

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

餘喪矣萬事隨之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郭云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矣蘇輿云言有土者自以爲若有物存則爲物所物矣惟而不物而不物故能以一身物萬物下文獨有卽無物之旨

物故能物物宣云不見有物則超乎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物外故能主宰乎物也

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

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成云人欲出眾而已獨遊眾無此能是名獨有獨有之人百姓荷戴以斯爲主

可謂至尊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

下配

成云配匹也先感爲主應者爲匹

處乎无響

郭云寂以待物

行乎无方

郭云隨物轉化挈

汝適復之撓撓以遊无端

俞云釋詰適往也適復猶往復撓撓亂也惟大人能提挈世俗往復撓撓

遊於無端

出入無旁

宣云去聲

與日无始

成云與日俱新故無終始

合乎大同

論其形貌合乎人羣不自立異

大同而无己无己惡乎得有有

郭云天

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覩有者昔之君子

宣云三代所謂明聖

地之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民物雖卑賤惟當因而任之反

其性則亂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郭云事藏於彼而各自爲

可不陳者法也

成云法言教也理妙法竊故順陳說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成云義雖

去道疏遠苟其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成云親偏愛狹周廣乃大仁也

合理憲須取斷

成云積厚也節文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修德之人與世中和自然

高遠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成云妙本一氣通生萬物甚自簡易其唯道乎神而不可不

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成云聖人觀自然妙理大成順羣物而不助其性分

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

郭云不謀而會於仁而不恃所爲

仁會不恃賴之

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

俞云諱讀爲違廣雅釋詁諱避也國語韋注違

避也二字聲近義通不諱卽不違

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

成云因於物性以法齊之

故不亂

恃於民而不輕

郭云恃其自爲不輕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

郭云因而任之不去其本

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

成云素無之不可強爲性中有者不可不爲

不明於天

者不純於德

成云闇自然之理則澆薄之德不純

不通於道者无自而可

成云觸事而牆

無從

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无爲而尊者天

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相去遠矣

不可不察也

宣云此段意肅文維與本篇義不甚切不似莊子之筆或後人續貂耳案宣疑是也然郭象有注則

不可不察也

宣云此段意肅文維與本篇義不甚切不似莊子之筆或後人續貂耳案宣疑是也然郭象有注則

晉世傳
本已然

外篇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郭云均於不爲而自化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郭云一以自得

爲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本於有德而

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无爲也天德而已矣

成云玄遠也玄古聖君無爲而治天下自然之德而

已矣蘇與云玄字句絕與下文玄德之玄同義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郭云無爲者自然爲君郭

嵩憲云言者名也正其君之名而天下驍命焉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衷諸道而已矣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

義明

郭云各當其分無爲位上有爲位下也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郭云官各當其所能

則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宣云泛應不窮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郭云萬物

莫不皆得

行於萬物者道也

成云至理無塞恣物往來同行

上

治人者事也

成云事有宜而天下治

能有所藝者技也

郭云技者萬物之末用也

技兼

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郭云天道源故則本末俱暢故

曰古之畜天下者畜養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

姓定成云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記曰釋文書名通於一而萬事畢成云一

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無心得而鬼神服以無心得者

故知一萬事畢諸在西升經夫子曰司馬云莊子也一云老子也宣云夫道覆載萬物者也

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成云刳去也洗也法道无

爲爲之之謂天上爲去聲成云率无爲言之之謂德成云應答

斯愛人利物之謂仁成云心無偏不同同之之謂大郭云萬物

其分不引彼以行小崖異之謂寬宣云和有萬不同之謂富故

同我乃成大耳成云能持以前之德行者可謂德成之謂力成云

既成方可循於道之謂備成云循順也順於不以物挫志之謂

立功濟物虛通德行方足

完

成云一毀譽混榮辱不以物屈其德完全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

也

成云韜包容也俞云事心猶立心也禮郊特牲鄭注事沛平猶立也呂覽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沛平

其爲萬物逝也

成云逝往也爲羣生所歸往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

利貨財不近貴富

宣云不以物累身

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

俱忘窮通不足言矣

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

郭云皆委之萬物

不以王天下

爲己處顯

郭云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顯則明萬物一府

成云忘於物我

死生同狀

冥於變化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

釋文廣雅云濇清貌

金石不得无

以鳴

金石不得其和不得鳴亦道之見端也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感而後應

萬物孰能

定之

推此而言萬物應感無方孰能定之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抱朴以羞通

於庶務蘇與云素逝即山木篇晏然體逝之意通於事與通於神對文配字疑誤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

神故其德廣

本原既立智可通神故德能廣被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非感故形不應

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

成云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生德能鑒照本原故非德不明老經云道生之

德畜之也

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

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郭云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

視乎冥冥聽乎

无聲

宣云道不在形勢故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

宣云道又

非寂滅故

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宣云至不測矣而物由此出

神之又神而能精

焉

至無方矣而精不可掩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

非有而求無不給時

聘而要其宿

行遠而其歸可會

大小長短修遠

宣云修遠當作遠近大小而小長而短遠而近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文選

廣絕交論注引司馬云赤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宣云赤者南方

明色其北則玄境也南乃明察之方已遊玄境不能久守而復望明處則

使知索之而不得

釋文知音智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

話索之而不得也

郭嵩燾云廣韻喫同噉噉聲也話怒也怒小聲也集韻云喫話力諍者是也知以神索之

離朱索之形影喫話索之聲聞是以愈索愈遠象罔者若有形若無形故眸而得之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宣云似有象而實無蓋無心之謂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

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堯欲

讓天下於齧缺因王倪要致之

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

圾同岌危也

齧缺之爲人也

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

釋文數音朔成云衆聖給捷敏速也

而又乃以人

受天

宣云非純乎天者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郭云過生於聽知又役知

以禁之其知彌甚矣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若令爲天子彼且專任人而無復自然之

性方且本身而異形

顯分人己

方且尊知而火馳

宣云尙智巧而急用之

方且

爲緒使

宣云爲細事所役

方且爲物絃

釋文廣雅云束也公才反宣云爲物所拘

方且四顧

而物應宣云方且應眾宜事合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宣

屢爲物變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宣云凡聚族必有宗祖可以

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父宣云眾父父者乃族之祖也萬化

但不能爲眾父之父耳治亂之率也率主也用智理物北面之禍也南面

之賊也宣云不可爲人臣亦不可爲人君案

堯觀乎華司馬云地名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

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

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

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宣云今如此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

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鵲

居而穀食

宣云鷄無常居言不求安豈待母食言不求飽

鳥行而无彰

成云與物俱冥如鳥之飛行無

蹤跡

可見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无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

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

成云三患前富壽多男尸也

身常

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

釋文通變經云老子從此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變後

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

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

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

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解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

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

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无

落吾事佗佗乎耕而不顧

釋文闕本亦作蓋落猶廢也字林云佗佗勇壯貌

泰初有无

並不得謂之無

有名

可謂之無一

之所起

有一而未形

宣云太極

物得以生謂之德

宣云物得此未形之一以生則性中各有一太極故謂之德

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命

宣云雖分陰陽猶且陽變陰合流行無間乃天之所以爲命也

動而生物

宣云動即造化之流行少留於此即生一物

物成生理謂之形

理謂

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成云體質宣云形載神而保合之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

則乃所謂性也上所謂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

言性在形之後者性須形載之故曰形體保神

性修反德

宣云則復其所得德至同於初宣云德之至則同

於未形之一

德至同於初

宣云德之至則同於秦初此極詣也

同乃虛虛乃大

宣云

形容同於

合喙鳴

宣云渾合眾口蓋忘言也

喙鳴合與天地爲合

宣云既忘言則與天

地一其合緝緝

釋文緝武巾反

若愚若昏

郭云生忘而自合耳

是謂玄德同乎大

順郭云德玄而順所順者大矣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郭云若相放效強以

不可爲可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成云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

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辯者云我能離析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若白之論不以爲辯如縣日月於區寓也若是則可謂聖人

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解見應帝王篇執畱之狗成思

猿狙之便自山林來釋文執畱本又作獨一本作狸司馬云猶

成愁思也案說文鼯竹鼠也埤雅一名竹鼯郭璞山海經注其

音如畱牛亦引此文執畱之狗爲證據此知畱是畱牛非竹鼯

特竹鼯之音似畱牛耳畱牛卽縻牛畱縻雙聲字蓋縻牛身大

逍遙遊篇所謂若垂天之雲者此狗獨能執之故謂之執畱之

狗言狗以有能被係而成愁思猿狙以便捷亦自山林而來見

拘繫也應帝王篇引老子語云猿狙之便執縻之狗來藉與此

文微異而旨大同尤謂畱縻同字之明證矣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謂

也若而宣云具體爲人而有形者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眾無知無聞者皆是有有形者

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有形人也無形無狀道也其動止

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動靜死生興廢有治皆非道之所在

在人蘇與云言道無可名徒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

忘物矣並

其自然之天而亦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宣云與

天爲一

將閭勉見季徹曰

釋文將一本作蔣勉亦作莧音免姓蔣閭名莧或云姓蔣名閭勉也季徹人姓名蓋季氏

之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旣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

之嘗試薦進也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

若被服之

拔出公忠之屬屬類

而无阿私

行政無私曲

民孰敢不輯輯和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

言於帝王之德猶蝗螟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釋文局局

大笑貌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

非自安之道

其觀臺多物

觀臺君所居地物事

也言君所

將往投迹者眾

舉足投迹者眾君且不勝其煩非帝王修德安人之道

將閭勉

覲覲然驚曰勉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釋文覲覲驚懼貌許逆反案汙若猶茫然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俞云風讀爲凡猶云言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故得通用

季徹曰

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

宣云搖蕩猶言鼓舞舉滅其

賊心而皆進其獨志

成云舉皆也宣云除其害道之心進其得一之志

若性之自爲而

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

郭云

溟滓甚貴之謂宣云言不肯讓堯舜居先而已後之處於不用矣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宣云欲同天下於一德而心安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

李云菜畦曰圃

埤中

鑿隧而入井

成云隧地道

抱甕而出灌潏潏然用力甚多而見

功寡

郭云潏潏用力貌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

成云問其方法

曰鑿木爲

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

李云抽引也

數如沃湯

釋文數所角反沃本或作溢李云疾速如

湯沸

其名爲橰

釋文本又作橰司馬李云枯橰也

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

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

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

不載也

生性同言不可載道

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

釋文瞞李天典

反慙貌司

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

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

郭嵩燾云應帝王篇其覺于于

說文于於也象氣之舒是於于字同於于猶于干也

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

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猶云其庶乎而汝也

而身之不能治

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

釋文乏廢也

子貢卑陋失色頃

頃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李云卑陋愧懼貌頃頃自失貌

其弟子曰向之

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

成云反復也崇

朝神氣

曰始以爲天下一人耳

昔以爲天下止一人耳意尊孔子

不知復有夫

人也

不知復有此輩人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

聖人之道今徒不然

徒輩也言此輩人

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

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

宣云寄生於世與民大同

而不

知其所之汎乎滄備哉

汎乎言不能測其所至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宣云夫人之心必無此四累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

之往也心志有所專

執

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

稱爲全德

警然不顧

警然猶傲然

以天下非

之失其所謂

成云聲名喪失

儼然不受

成云儼然無心貌

天下之非譽无益損

焉是謂全德之人哉

郭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

也我之謂風波之民

成云水性雖澄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

反於魯以告孔子

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

郭云以其背今向古羞爲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宣云

假修言假人事以修之案二說並通

識其一不知其二

郭云徒識修古抱樞之易治朴不知因時任物之易治

其內而不治其外

成云守道抱素治內也不

夫明白入素无爲

復朴

成云心智明白曾於質素之

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

汝將固驚邪

郭云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

胡胡固皆從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驚邪言

汝與真渾沌遇則何驚也郭注正得其意

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郭云渾沌立

諄芒將東之大壑

海也

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

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吾將遊焉

成云大海宏深以譬至理雖

寄往滄冥實游心大道也苑風曰夫子无

意於橫目之民乎

成云五行之內惟民橫目

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

而不失其宜

司馬云施政布

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

行其所爲

宣云盡見情

理順而行之行言自爲而天下化

躬行其言皆以手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

言以手麾以顧指而民畢從司馬云撓動也郭慶藩云顧指謂顧其

人而指使之左思吳都賦掌旗

若顧指劉逵注謂顧指如意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

者居无思行无慮不藏是非美惡

宣云心中過而不留

四海之內其利之

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

民與上共悅安爲謂字同

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釋文字林云怙悵也案儻心無主也民仰賴之如此財用有餘而

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

成云寡欲止分故財

用有餘不貪滋味故

取足

此謂德人之容

郭云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

形滅

上品神人乘光照物不見其形迹

此謂照曠

成云智周萬物明逾三景無幽不燭豈非曠遠姚云

晉人諱昭皆書作照右軍法帖皆

致命盡情

宣云致天地樂命盡實理

而萬事銷

宣云與天地同樂而物累皆捐

萬物復情

齊其情實

此之謂混冥

冥

混同於玄

門无鬼

司馬本作無畏云門姓無畏字

與赤張滿稽

宣云赤張觀於武王之師

姓滿稽名觀於武王之師

謂孟津

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

不及有虞氏之

征伐

之患門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

言天下皆治而有虞氏又從而治之邪其必有亂而後治之與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

而何計以有虞氏爲

郭云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

有虞氏之

藥瘍也

李云瘍頭創也王引之云藥古讀曜與療聲近義通方言療治也郭云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藥之

禿

而施髡病而求醫

宣云不禿何用髡不病何用醫

孝子操藥以修慈父

修治其

色焦然聖人羞之

宣云言不加養親使不病也

至治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

如標枝

如樹枝無心而在上

民如野鹿

郭云放而自得

端正而不知以爲義

自然合宜

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

成云任眞

當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

互相役使故不謝

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傳

成云率性而動故無迹可記迹既味矣事亦滅焉姚本无傳爲一節從之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

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

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宣云明於責臣子之諂諛卻不知人情皆必然世俗

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則與

義郭慶藩云道卽詔也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詔荀子不苟篇

非詔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詔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

諛道諛一聲之轉宣云世俗明道諛而不謂之道諛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宣云

君親則責之道諛世俗則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

安之豈世俗更嚴更尊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

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宣云惡其名而甘蹈其實合譬飾辭

聚眾也宣云廣合譬喻使人易曉修飾辭是始終本末不相坐

宣云蹈其實不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

道諛

指人君

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

宣云與眾人爲徒同是非

之習而又自

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

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司馬云盡曉也

三人行而一人

惑所適者猶可致也

成云適往也致至也

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

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

祈求

不可得也不亦

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

司馬云大聲謂咸池六音之樂

折楊皇琴

成云蓋古之俗中小曲釋

文琴本又

則嗑然而笑

李云嗑笑聲

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

不相入也

成云超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成云出顯也

以二缶鍾惑而

所適不得矣

釋文缶應作垂鍾應作鍾言垂屬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郭嵩燾云

說文缶瓦器也所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

數數二有半謂之缶二謂之鍾缶鍾皆量也缶受四斛鍾受

八斛以二缶鍾惑不辨

鍾所受多寡也持以爲量茫乎無所適從矣上文一人惑二人惑據人言此以一缶鍾惑據事言案

莊子集解

卷三

三

郭注云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所見與今本同自陸氏易
鍾爲垂鍾成疏因之說究未定命以易二缶鍾爲一企鍾改子
更多不如郭注望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
女生義之爲勝也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宣云不

不推誰其比憂成云比與也案自寬之詞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

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宣云厲癘也醜人惟恐子之相似今

而又成一惑獨不推其相似邪故莫若知天下之惑而我乃欲強所不可得

釋之而遠於憂蓋惟恐同蹈於惑也百年之木破爲犧尊淮

尊猶疏錢之尊似眞篇高注犧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斷棄比犧尊於溝中

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

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顙成云五臭謂檀薰

鼻耽五臭故壅塞不通而中傷顙顙外書呼香爲臭故易云其

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冤也釋文悞子公反

郭晉俊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郭慶藩云大雅思齊箋厲病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成云趣取滑亂也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

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

離跂離人獨立

夫得者困

成云既

則適

困苦可以爲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

舍聲色以柴其內

如柴

皮弁鷩冠指笏紳修以約其外

成云皮

爲冠鷩鳥翠羽飾冠指插也笏猶珪紳大帶修長也

內支盈於柴柵

成云柵籠也支柱充塞於內故以柴柵擬

外重繆繆

釋文重直籠反成云繆繆繩也

睨睨然在繆繆之中

成云睨而自

以爲得則是罪人支臂厖指

司馬云支臂反縛也宣云厖指關指

而虎豹在於囊

檻亦可以爲得矣